

第四部 梦断皇姑

单田芳 单瑞林 著



单田芳 单瑞林 著

乱世枭群

第四部 梦断皇姑

④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枭雄. 第四部, 梦断皇姑 / 单田芳, 单瑞林著. —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08-5399-2

I . ①乱… II . ①单… ①单…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5415 号

乱世枭雄 第四部 梦断皇姑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陆文洋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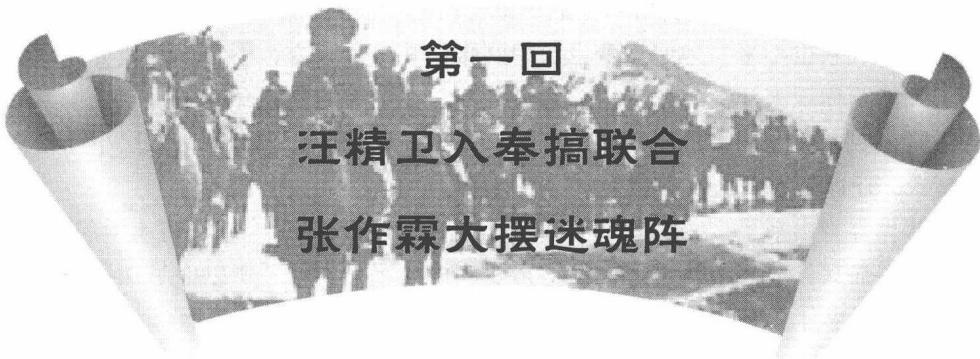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回	汪精卫入奉搞联合	张作霖大摆迷魂阵	001
第二回	张作霖巧施离间计	杨宇霆演习报私仇	008
第三回	上演丑剧贿选总统	剑拔弩张直奉再战	017
第四回	张作霖布阵排兵	吴佩孚严密设防	024
第五回	吴佩孚亲临战场鼓士气	郭松龄改变路线惹纷争	032
第六回	郭松龄迂回战术入圈套	吴佩孚星罗棋布巧设局	039
第七回	郭松龄奇袭九门口	冯玉祥倒戈占北京	046
第八回	冯玉祥逼宫揽大权	张作霖用计买人心	053
第九回	张作霖大举进兵图夺权	冯玉祥引狼入室失先机	060
第十回	冯玉祥虚晃一招逃离京城	郭松龄有功不赏反遭排斥	067
第十五回	韩复榘是随口一问	郭松龄偏寻根究底	074
第十二回	郭松龄回国密谋反奉	张学良探病明察暗访	082
第十三回	郭松龄倒戈反奉断情谊	张学良苦劝无果夺兵权	090
第十四回	张学良一相情愿求和解	郭松龄明争暗斗夺兵权	098

第十五回	张学良死里逃生	姜登选误入虎穴	105
第十六回	郭松龄怒杀姜登选	张学良不舍兄弟情	112
第十七回	郭松龄兴兵反奉	杨宇霆请命求援	118
第十八回	张作霖借刀杀人	郭松龄四面受阻	125
第十九回	张学良攻心战术破大敌	郭松龄兵败遭擒丢性命	132
第二十回	郭松龄惨遭暴尸	张作霖戏耍大员	139
第二十一回	张作霖假意杀学良	田小凤巧遇治雨亭	146
第二十二回	为贪功杨宇霆弄巧成拙	顾大局张作霖六亲不认	155
第二十三回	张作霖力排众议要再战	吴佩孚心照不宣搞联合	163
第二十四回	吴佩孚惨败寻援助	孙传芳出马求联盟	170
第二十五回	李大钊英勇就义流千古	张作霖通电各国搞自封	178
第二十六回	杨宇霆奉天探原委	张作霖前门惹口舌	185
第二十七回	张作霖戏院碰刺客	张学良大路遇劫匪	193
第二十八回	奉天不稳雨亭有心撤走	日本紧逼芳泽出面讨债	202
第二十九回	辱国条约大帅翻脸	二次谈判芳泽碰壁	210
第三十回	张作霖要出关通电全国	张学良在京城智平学潮	218
第三十一回	张作霖回奉天抓阉定音	张学良在京城洒泪送别	226
第三十二回	吴俊升山海关欢送大帅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	233
第三十三回	五夫人假戏真做避祸端	张学良临危不乱稳大局	240
第三十四回	汤二虎以智相激	张学良单刀赴会	248
第三十五回	张学良蒋介石密谋统一	张宗昌褚玉璞联合出战	255
第三十六回	时运不济张宗昌遭人赶	时来运转张作霖委重任	261
第三十七回	张宗昌不满占徐州	张作霖决计给山东	269
第三十八回	于学忠定计破大敌	张宗昌再战被刺杀	276
第三十九回	杨宇霆居功反对联合	张学良易帜祖国统一	283
第四十回	杨宇霆逞威风步步紧逼	张学良杀杨常平定内乱	290

第四十一回	杨宇霆居功自傲	张学良心生杀机	297
第四十二回	蒋介石巧用金蝉脱壳	张学良误听引火上身	304
第四十三回	张学良损兵折将	蒋介石穷兵黩武	311
第四十四回	蒋介石施反间计收买人	张学良权衡利弊问内助	317
第四十五回	少年将军意气风发	多情小姐芳心暗许	323
第四十六回	赵一荻不顾反对一往情深	张学良假意绑架设计私奔	331
第四十七回	四小姐怀孕无名无名	于夫人明理接妹入宅	338
第四十八回	张学良强硬外交相抗衡	土肥原一箭双雕搞破坏	346
第四十九回	蒋介石燃烽火中原再兴兵	张学良拥重兵坐山观虎斗	353
第五十回	于学忠武装调停平内战	张学良顾全大局促一统	360
第五十一回	张学良大病初愈遇急事	蒋介石临外敌一再退让	368
第五十二回	关东军突然发动袭击	张学良难咽国恨家仇	378



杨宇霆一看，再不插上一脚，将来这事可麻烦了，海、陆、空实权都被他们掌握了。经过上下活动，他找来个美差，亲手筹建了东三省兵工厂。兵工厂是军队的命脉，生产枪弹、炮弹、炸弹，打仗离开这个行吗？杨宇霆征得张作霖的同意，跟日本经过数次交涉才成立了兵工厂。小日本迫于列强的干涉，不敢明目张胆地扶植张作霖，所以暗中帮着筹建兵工厂，没有钱可以贷款，分期、分批地再还给他们。但是日本人有附加条件，这兵工厂里的顾问都得用他们的人。等兵工厂建成之后，杨宇霆请示张作霖，张作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我说过嘛，小日本干点儿什么都得讲条件，用他的顾问干什么？不用，我宁愿多花钱从德国，从法国，从英国聘请专家，也不用日本顾问。”

张作霖留了个心眼，恐怕日本人插手兵工厂的事将来留下麻烦。就这样，杨宇霆第二次碰了钉子。按张作霖所说，兵工厂从西欧各国请来了大批的博士、教授、专家，进行业务指导。另外张作霖也豁出本去了，又从汉阳、上海各地花重金请来不少大工匠和技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因此东三省兵工厂一时间人才济济。在当时的中国那是第一流的大兵工厂，是综合性的兵工厂，每年生产大量的步枪、子弹，能生产轻重机枪一千多挺，炮弹五万多发。到了后来，这兵工厂还能够制造坦克和装甲车。

杨宇霆最后成了兵工厂的督办，掌握了实权，而且让他的亲信韩春林做了兵工厂的厂长。不久，矛盾就出来了，张学良既然掌管着海军、空军、陆军，就得需要枪支弹药，但如果杨宇霆不点头，不签字，张学良瞪眼玩儿不转。杨宇霆没

少给张学良下绊子，找张学良的毛病，使他十分被动，这也就成为日后少帅枪毙杨宇霆和常荫槐的主要原因之一。

兵工厂从南方招来不少大工匠，从外国聘请不少高级专家，得花很多钱。外国人就在乎这个，不多给他们钱，他们不来。中国人也不例外，虽然没有洋人挣得多，但给少了人家也不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出手大方，不心疼花钱：你只要来了我就给你现大洋。而且张作霖亲自批准，在奉天的东关开辟了一个技术人员居住区，叫东关花园，也叫兵工厂花园，修了一栋一栋的小别墅，二层小洋楼格外精致，让这帮人到这儿安家落户，待遇优厚。

张作霖看出来了，大老粗到什么时候也不行，还得知识分子，还得有学问的人，要想富国强兵，要想报仇雪恨，没这帮要笔杆的玩儿不转。所以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要求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不多久，他的势力是一天强似一天。

与此同时，张作霖还非常重视外联。

突然有一天，张作霖得着禀报，广东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派出来的特使汪精卫来到奉天。张作霖在帅府礼堂隆重接待，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为了表示隆重和尊重对方，张作霖穿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军装，全身戎装，佩剑，马靴，手枪，白手套，缨帽，金线盘花，侍从武官前呼后拥地陪着，杨宇霆前前后后一个劲儿地张罗。

进了礼堂之后，张作霖背着手往四外看了看，杨宇霆赶紧问：“大帅，您看这样布置还满意吗？”

“不错，花里胡哨的像那么回事。文武大员、显要的人物都发下请帖没有？”

“大帅放心，一切就绪，人全都到了。”

“特别告诉报社，要用通栏标题大号的字，全给我刊登这一消息。”

张作霖围着大礼堂转了两圈，一看杨宇霆安排得十分得体，赶紧进休息室休息。

不大一会儿，被邀请的人陆续来到，这都是东三省的头面人物，文武衙门的显官。张作霖的老弟兄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汤二虎、张是非、郑翠平，一个都不落。文官王永江、袁金铠也都来了。紧跟着，各界代表、绅商巨贾也陆续进入了大厅，这屋里头就开始热闹起来了。等人们到齐了，就听外边汽车声一响，杨宇霆到里边报告张作霖：“广东代表汪先生到了。”

张作霖点点头，赶紧站起来了：“传我的命令，锣鼓家伙敲得响点儿，小喇叭声吹得高点儿，给我敲打起来。”

“是，奏乐！”

奏起军中得胜大乐和迎宾曲，全场的人全都起立，面向大门。一部美国黑色大轿车停在礼堂台阶下面，外边戒备森严，有戴白手套的侍从武官跑步过去把车门打开，从里边走出一人。

这个人中等的身材，细高挑的个头儿，方脸，肉皮又细又嫩，浓眉俊目，鼻直口方，微微有点儿小黑胡，这是故意留下来的，显着绅士。往身上看，穿着一身进口的西装，像黑缎子似的锃亮，雪白的汗衫，鲜红的领结，笔挺的裤线，锃亮的皮鞋，真是风度翩翩，不卑不亢。走下汽车上台阶，有人陪着往大礼堂里边走，紧跟着有人就喊上了：“广东代表汪先生到。”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他是1883年生的，原籍浙江山阴，但是他生在广东番禺。他家里比较有钱，在1903年就到日本留学，曾经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理论。1905年回国，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在同盟会里表现得相当出色，同年11月曾任《民报》主编。

1907年，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先生又到南洋创办了同盟会分会，实质上他就是分会的负责人。到了1910年年初，他又跟喻培伦、陈璧君潜伏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那阵儿他年轻有为，冒着生命危险，刺杀摄政王，结果走漏了消息，被捕后差点把脑袋丢了。在监狱被押的时候，汪精卫还写下绝命诗两首。没等掉脑袋，朝代变了，满清垮台，民国成立。汪精卫捡了条命，这才出狱。到了1911年12月，他赴上海任中国十三省革命政府总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到了1921年，又出任广东教育会的会长，到1924年1月，当选国民党一大主席团的成员，同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5年7月，他又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跟蒋介石意见不合，矛盾越来越尖锐。汪精卫一赌气，以养病为名去了法国，其后回国。1938年是汪精卫的转折点，他开始投敌叛国，做了日本的走狗。1940年3月，他领头儿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老百姓不承认他的卖国政府。他还积极给日本人效劳，在这个政府中他任代理“主席”，还兼任行政院的院长。1944年11月11号，病死在日本名古屋，结束了他丑恶的后半生。

现在的汪精卫正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护法军政府效力，是孙先生的左膀右臂。后来孙先生病故之前曾经留下遗嘱，汪精卫执笔，亲自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几个字。孙中山先生为什么派他来见张作霖？这有利用张作霖的意思。

原来孙中山先生跟黄兴革命太不容易了，几经周折，把一腔的热血全花在革命上了，但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孙先生痛感手里没有枪杆子，没有实力，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另外，他也吸取了教训，国民党内部腐败，人心不齐，现在又成立了广东护法军政府，出任大元帅之职。光有空名头，没有枪杆子，没实力，怎么能行？面对北京政府的强敌吴佩孚和曹锟，不好使。所以，孙中山先生打算利用张作霖，他知道张作霖实力雄厚，是东北的一霸，如果双方合作，两路出击夹攻吴佩孚，就有取胜的把握。因此，他派汪精卫来见张作霖。张作霖对孙中山

也挺敬仰，他没事还总纳闷：你说这孙大炮要人没啥人，要枪没啥枪，就晃了这么多年，威信这么高，老百姓提起孙中山先生来无不挑大拇指称赞，他竟然能领着头儿发动辛亥革命，把满清给推倒了。从这一点上，就立下了不世之功，够个伟人。所以，他对孙中山先生既敬仰也想拉拢，想利用孙中山的名望达到他的目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隆重地接待汪精卫的原因。

汪精卫步入礼堂，张作霖从主席台上下来，小跑着来到汪精卫近前，把手伸出去：“汪先生，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欢迎。”

汪精卫不卑不亢，脸上似笑非笑，身子往前稍微倾了倾，把手也伸出来，跟张作霖握了手：“雨帅，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拜会尊颜，三生有幸啊！”

“哪里，往里请！”

马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张作霖拉着汪精卫的手走上红地毯，然后赶奔主席台，主席台花团锦簇，让汪精卫坐在贵宾席上。掌声响过之后，张作霖看看身边的杨宇霆，压低声音问：“邻葛，下一个节目干什么？”

“大帅您得致欢迎辞啊！”

“对，稿子准备好了吗？”

“早给您准备好了，都写的大字，您忘了，头三天就交给您了，您还背来着。”

“我怎么把这茬儿忘了，好，快给我。”

张作霖一向讲话不使稿，他别扭，不如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杨宇霆告诉他，人家汪精卫不是一般人，是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分子，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所以大帅您就得破例，就得念稿，您要顺嘴那么说，显着对人家不尊重。所以张作霖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

汪精卫鸭子腿一拧，双手往膝盖上一搭，坐在主席台上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心中暗打算盘，真没想到，这红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能把东北治理成这个样子，手下雄兵几十万，战将上百员，挺了不起啊！

另外，汪精卫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张作霖对他如此盛情款待，场面如此隆重。张作霖想干什么？汪精卫心里头翻来覆去琢磨着这件事。正在这时，杨宇霆说话了：“各位静一静，各位先生、女士们静一静，下面由我们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大帅张作霖致欢迎辞，大家欢迎。”

掌声雷动，张作霖神采奕奕地站起来走到主席台桌子的后面，把稿子放在桌子上：“好，坐。”张作霖这一说话，把词还忘了，赶紧低头瞅瞅那稿，心想，这稿子别嘴：“各位来宾，各位敬爱的先生们、女士们，各位同人，各位弟兄。”

张作霖嗓子眼儿好像堵了一块棉花团，晃了半天脑袋，低头又看了看稿：“首先我代表东三省军政两界父老乡亲，热烈欢迎广东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先生特派代

表汪精卫先生。”

底下掌声如雷。张作霖讲到这儿，扭身去冲汪精卫点点头，礼貌嘛；汪精卫欠了欠身，冲张作霖也点了点头。坏了，张作霖原本把词都准备好了，这一点头，脑子一溜号，把词都忘没了，再翻这稿怎么也对不上号了，最后张作霖一看，不要这稿子了，把稿子扔了。两手扶着桌子，抻着脖子，他讲开了：“值此金秋……”

“宇霆，那写的什么？”

杨宇霆一看这丢人了：“头一句是值此金秋之际。”

“金秋怎么回事？”

“现在不是秋天嘛，正是八月。”

“噢，对了，值此金秋之际。金秋之际离八月节还有多少天？”

底下全乐了。张学良急得满头大汗，心说，爹你这怎么搞的，这多丢人。赶紧站起来，来到他爹身边，小声告诉他：“爹，您谈这个干吗，离八月节还有九天呢。”

“离八月节还有九天，我这么猜，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奉天也好，广东也好，到八月节都吃月饼吧，啊，都吃吧？汪先生，广东月饼好吃啊，对不对？”

把汪精卫问得张口结舌：“是，我们广东也吃月饼。”

“月饼嘛，为什么要吃呢？它就象征着团圆，我希望南北一家，奉天政府、广东政府携起手来也团团圆圆。”

他不念稿，大白话说得还挺好，底下又掌声雷动。

谈了有两分钟左右，这位大帅走下主席台。紧跟着，汪精卫致答词。汪精卫久经沙场，经常代表孙中山上各地去谈判，尤其当年做过十三省代表，大阵势见得太多了，所以稳稳当当，不慌不忙，非常自然地站起来，冲着四外点点头，招招手，然后开始长篇发言。据说这个汪精卫有个毛病，他每次出席谈判、会议这种场合，他看人家发表谈话的时候他注意听着，人家说多少句他就回答多少句，有人给计算过，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他有这种天赋。可是方才叫张作霖问的广东吃不吃月饼，这一打岔，方寸乱了，他也忘了张作霖讲多少句了。

所以汪精卫也就是把腹稿说说，一开始说了一大堆客气话，最后在结束的时候他说：“此次本人奉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千里迢迢来到奉天这座古城，荣幸地见到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将军。看得出，张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奉天是一个革命政府。”

张作霖太爱听这句话了，还从来没人这么称赞过。奉天是革命政府，他美。讲话完毕，全场起立，掌声不断。总之，这开头儿令人十分满意。

紧跟着，双方开始谈判。本来，张作霖可以派杨宇霆，也可以派他儿子张学良或者其他出席，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尊重，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算谈判的代表。谈判进行了两天，不怎么顺利。第一天，双方坐好之后，汪精卫把广东护法军政

府孙中山的意思做了传达，意思是说：“现在吴佩孚、曹锟把持中央，倒行逆施。因此，孙先生决心用武力统一全国，希望跟雨亭将军加强合作，这次我们谈判主要是把出兵的日期定下来。孙先生的意思，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通知东北军，到时候我们一同出兵，夹击吴佩孚。”从这点上讲，张作霖不爱听，他是大老粗，但有时候他也相当心细。他一听汪精卫话里话外那意思，孙中山俨然成了最高统帅，把他派到从属的地位。

拿出兵的问题来说，还得孙中山先生通知他时间，让他什么时候进兵他什么时候进兵，这不就有主从之分了嘛。张作霖不能接受，但他说得挺婉转：“我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的建议，但我们离得太远，至于出兵的日期我看这样，可以事前打个招呼，不必有主从之分，我们奉军认为时机成熟了也可以先出兵，也可以后出兵，广东政府认为时机成熟，也可以先出兵，也可以后出兵，我们加强联系就是了。”

就这样，张作霖把这条给否了，不乐意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汪精卫多聪明，听出来了，心说，这都无关大局，只要双方加强合作，不必有主从之分也未尝不可，汪精卫接受了。谈到这第二条，“把吴佩孚、曹锟赶下台之后，中国势必统一，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分裂了。统一之后下一步怎么办？由孙中山先生主持国家大计，选举国会议员，要通过国会投票确定中央领导人的人选，这就叫民主和民权。坚决反对个人独裁。”

孙先生也好，汪精卫也好，人家是按照三民主义办事的。张作霖一皱眉，也不能接受。张作霖想，消灭吴佩孚，打倒曹锟之后，由我张作霖取代，那得我说了算，统一中国可以，我不反对，但我得是最高元首，成立什么国民代表大会？什么议员投票？我就烦那种事。我打的江山让他们选？哪有那便宜事？从这点上，他跟汪精卫发生根本分歧。但是，又不好正面反驳，因为人家提出来的都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要求。

张作霖就装糊涂：“好，会议太紧张了，我建议休息几分钟，来人，虽然没到八月节，咱提前吃月饼，把咱们稻香村特制的月饼端上来，让汪代表尝尝。”

他给打了个岔。等月饼端上来之后，张作霖洗过手亲自拿了一块交给汪精卫：“汪代表你尝尝，这是我们奉天城的土产——稻香村的好月饼。味道很特殊，你尝尝怎么样？”张作霖说着，自己也拿起一块月饼。

张作霖也没客气，先咬了一口：“味道不错，味儿挺好。”

汪精卫拿过月饼，可没吃，又放到盘里了。

“雨帅，您在致欢迎辞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月饼代表团圆，那么您咬一口我咬一口这就不团圆了。”

汪精卫有学问，拿这话点了张作霖一下。张作霖明白，赶紧把月饼也放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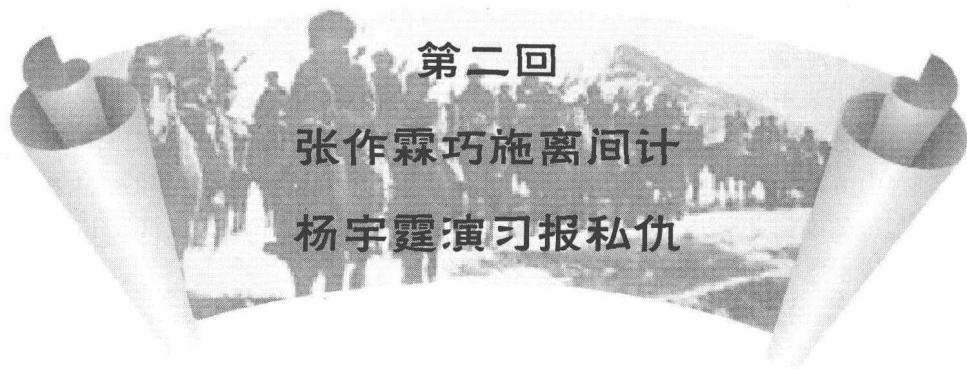
“说得好，表面上这月饼不团圆，但是吃到肚里它不也就团圆了嘛。”

就这样，张作霖装糊涂，老打岔，把这第二条也给否了。

为了不叫汪精卫失望，最后张作霖答应：“为了表示友好，我们奉天政府愿意资助孙先生军火费五十万元。”这挺好吧，白给你五十万，白花花的现大洋，你得买多少枪支弹药？

汪精卫表示感谢，把这笔钱收了。最后双方决定，在出兵问题上可以事先打招呼，不必受约束。就这样，这个谈判草草收了场。没过两天，汪精卫回广东了，见到孙中山先生汇报此事。在历史上，广东护法军政府和张作霖的奉军的确谈判过，汪精卫也的确到过奉天。但是，有头无尾，没有下文，他们双方也没合作，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张作霖通过这次跟汪精卫谈判，脑袋有点儿开窍。张作霖心想，看来这个打仗得分多种办法，光凭枪杆子不行，还得有权术。我迟早要对付吴佩孚和曹锟，但是光凭枪杆子硬打硬拼不是那么保险的，还得要弄权术，我得拆吴佩孚的台。



第二回
张作霖巧施离间计
杨宇霆演习报私仇

张作霖决定从冯玉祥将军身上下手，冯玉祥是直系的一员大将，吴佩孚手下五大上将之一，现在出任第三陆军总司令。为什么从冯玉祥身上下手？因为他们知道冯玉祥这个人挺耿直，跟吴佩孚有裂痕，两个人矛盾挺深。就抓住这个机会离间他们两个人，只要把冯玉祥给拉过来，吴佩孚就瘸腿了，将来再打起仗来就有取胜的把握。

张作霖这步棋够狠的，他相信钱通神路。我花了白花花大洋五十万，就把孙中山、汪精卫给买住了，冯玉祥是人，不是神，你不爱钱吗？我老张有的是钱，我拿钱买你，不怕你不给我办事。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之后，开始行动。跟人家冯玉祥素无往来，过去又打过仗，怎么见面谈这话呢？得找个人给搭桥。

张作霖真有主意，先让杨宇霆找人偷偷地到天津日本租界地找段祺瑞，拿着他的信，带着重礼来找这位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当然派的代表都能说。到了天津段公馆，见着段祺瑞说：“我们是代表雨帅来的，想当年咱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奉直联盟对付皖系，可是当时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受了吴佩孚的利用，还望段帅体谅，此次雨帅经过反省之后，认为有必要与段帅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吴佩孚和曹锟。一旦把他们打倒了，我们奉系决定拥护你再次出任国务总理，绝不食言。另外，送上重礼。”

段祺瑞也不傻，这几年就在家眯着，也是有点儿不甘寂寞。一看肥猪拱门，张作霖派出全权代表来找他商议这件事，自然挺高兴。他既恨张作霖又恨吴佩孚，一看张作霖来向他解释，他的气消了，所以毅然同意皖系、奉系再次联手对付吴

佩孚和曹锟。

同时，段祺瑞表示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那算不了什么。后来张作霖的代表要求段祺瑞给搭桥联系冯玉祥，段祺瑞跟冯玉祥还不错，两人私交挺厚，公家是公家，私人是私人，段祺瑞表示支持。就这样，老段又派出人，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冯玉祥。

当时冯玉祥在陕西，到那儿就见着了。冯玉祥将军，字焕章，1882年生于直隶青县，祖籍安徽巢县，在1896年的时候他入保定五营当兵，那阵儿就要枪杆子。到了1902年，他加入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仍然要枪杆子。到了1904年，任二十阵的管带，管带就相当于现在的营长。他曾经参加过反清的秘密组织，叫武术研究会，冯玉祥好功夫，使枪弄棒，精通拳术，真有十个、八个的，到不了他的跟前。他个儿也高，力量也大，够个标准的军人。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还曾经参加过滦州起义。到了1912年以后，历任北洋军的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湘西镇守使，陕西、河南督军，还有陆军检阅使，现在是吴佩孚手下大将，第三陆军的总司令，跟着吴佩孚也不是一年了。

但是这冯玉祥有个不太好听的绰号，叫“倒戈将军”。怎么叫“倒戈将军”？都说他脑后有反骨，上午联合老王家揍老张家，下午变卦，又联合老张家揍老王家，朝秦暮楚，变化无常。为什么张作霖从他身上下手？也是看出他这个缺点了。他也知道，早晚跟这冯玉祥也得决裂，现在无非是利用他一下，到以后再说。

段祺瑞派专人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西安见着冯玉祥，把事情经过一讲，最后冯玉祥真动心了，冯玉祥提出要求：“好吧，为了慎重起见，下一步继续谈判，在热河的承德谈判。”

张作霖得着回信儿，派出特命全权代表张学良去见冯玉祥，在热河见面之后，达成协议，奉军慷慨大方，资助冯玉祥三百万元，并提出让冯玉祥拆吴佩孚的台，打倒曹锟、吴佩孚之后，奉军在关内不便多逗留，一旦奉军撤出山海关，由冯玉祥主持北京政权。

就这两条，把冯玉祥给收买了。冯玉祥一听正中下怀，慨然应允。向张学良表示：“回去转告你父亲放心，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现在为了慎重起见不露声色。一旦直奉大战再打起来，我肯定抄吴佩孚的后路，拆他的台，暗助奉军一臂之力。”

“好，太感谢了。”

秘密谈判结束之后，双方签字画押，张学良回到奉天见老师张作霖，一五一十讲述了经过。张作霖一拍后脑勺：“真是钱通神路，这‘倒戈将军’见钱眼开，真给我老张使唤了。妥了，只要他同意拆吴佩孚的台就算帮了我大忙了，这三百万就不算白花。”

张作霖一看行了，现在这就叫“三角联盟”，一只手拉住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

一只手通过段祺瑞又拉住冯玉祥，我还怕什么？我得抓紧机会开始出兵跟吴佩孚决一雌雄，报两年前之仇。张作霖下了命令：“春操、夏操、秋操、冬操，加紧练兵。”张作霖不辞辛苦，每次练兵他都要亲自检阅。

现在郭松龄的军队练得是相当出色，郭松龄是奉军里的新军的代表，完全按他的新思想、新方案训练军队，这支军队可以说是训练有素，战斗力格外高。遭到老一拨人的妒忌，特别是杨宇霆的妒忌。这个“小诸葛”杨宇霆就发现，早晚有一天郭松龄要掌握军权，我就得垮台。所以，他在张作霖面前总说郭松龄的坏话，这一天有机会了，他又见着张作霖，张作霖正烫脚，烫得挺好受的，杨宇霆进来了：“大帅，您歇着呢？”

“上午到辽河边大教场转了一圈，看他们练实弹演习来着。”

“大帅不辞劳苦，日夜操劳，迟早有一天必大获全胜，统一全国。”

“借你吉言，坐，你忙什么呢？”

“回大帅的话，兵工厂的事情我打算向大帅做一禀报。”

“兵工厂怎么样？”

“大有可为，咱们东三省的兵工厂是一座综合性大型兵工厂，在咱们全国是独一无二。我叫总工程师统计了一下，如果我们的兵工厂正式投产之后，每年能自己制造大炮，包括山炮、大口径的巨炮、迫击炮、平射炮，能造一千五百门。”

“多少？”

“一千五百门大炮。”

“行啊，那太够意思了。还有什么？”

“机关枪能造五千挺，包括轻重机枪。步枪那就不计其数了，炮弹、炸弹我们完全能满足自己。”

“好，宇霆，这事你不能放手，你经常往那儿溜达溜达，一定要抓紧，仗可要打了，一旦打响了，需要用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跟淌水差不多，咱们准备得越充足越好。”

“是，大帅放心，我每天都长在兵工厂，今儿个要不是向您汇报，我就不来了。”

“那好吧，留我这儿吃晚饭？”

“谢大帅。吃不吃饭是小事。”

张作霖一看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知道他心里有事：“邻葛，怎么了？有话直说嘛，干什么咽吐沫？”

“大帅，就好像我这人贫，没事老说旁人似的。”

“你就说嘛，什么事？”

“大帅，我真替少帅担心。”

“小六子怎么了？”

“这不，少帅跟郭松龄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少帅什么也不管，把一切大权全交

给郭松龄了，一旦郭松龄有点儿变故，对大帅太不利了。”

张作霖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又是这郭松龄，怎么？他对我张作霖还想干什么？”

杨宇霆老在张作霖面前吹风，总给郭松龄暗下绊子，他在张作霖面前举足轻重，说话有分量，张作霖不能不听。听完他的汇报之后，张作霖挺生气，也不洗脚了，把拖鞋穿上，背手在屋里直遛：“家不和外不顺，这个小六子，哪儿都好，就是连他老子的话都听不进去。你放心吧，等我见着他，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他为什么那么袒护郭松龄？”

“是呀，大帅，我是替少帅担心。少帅肩担着十几副重担，您说又是航空处的督军，又是航校的校长，又是海军的总指挥，又是讲武堂的参谋长，少帅都累坏了，他也忙不过来。当然，这是客观原因。但是，忙不过来请旁人，结果他把这十几个部门的军政大权都交给‘郭鬼子’了，你是没看到‘郭鬼子’，自吹自擂，说他训练奉军的新军立下什么汗马功劳，他的军队要无敌于天下，俨然除了大帅之外就是他了，你说这种人咱怎么敢使用呢？”

“行了，我知道了。”

“少帅到！”

多巧，张学良总也不来，这会儿来了，杨宇霆再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张学良昂然而入，到屋一看杨宇霆在屋，脸上挺不自然的。张学良知道这里边有事，他也知道杨宇霆在他爹面前总给郭松龄说坏话，从直觉上感觉到又是这种事。张学良给爹见过礼，跟杨宇霆打过招呼。张作霖这阵儿正生气，一看张学良进来，就一脸不高兴，也没让座。

“小六子，你这两天忙什么呢？”

“回爹爹的话，我跟松龄一起正加紧训练新军。”

“松龄松龄，一张嘴就‘郭鬼子’。我问你，郭松龄表现得怎么样？”

这顿乱棒把少帅给打蒙了，张学良明白了，肯定是杨宇霆方才又说坏话来着，不然我爹不能这么大火气。张学良赶紧把火往下压了压：“爹，您这话什么意思？郭松龄每天跟我在一起，每天都在训练新军，很辛苦，我提提他又有什么不好呢？”

“小六子，我告诉你，我敲打你不是一回了，你是忠言逆耳，你爹的话你从来不放到心上，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真是儿大不由爷。我告诉你，对‘郭鬼子’既要利用，又不能放权，你懂吗？你把大权都交给他，他说一不二，你成了什么了？啊？”

杨宇霆还装好人：“大帅息怒，本来一切事情都挺顺利的，爷俩儿有话慢慢说嘛，你看你发这么大火气干吗。汉卿，来，坐下。”

他赶紧给打圆场。张学良不敢坐，等他爹发完了脾气，乐呵呵地说：“爹，我